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七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甚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illegible]困窮之狀。[illegible]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illegible]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illegible]有司給車送之。著為令。

[illegible]初盡。[illegible]臣之道。嚴[illegible]吏之誅。蓋並行而不[illegible]
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可勝紀旋致發矣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處

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

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

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派不可行。宜循

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

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

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月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與

聖祖精于天文皆由體驗而得非勦故闢

新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戶、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駕闕上進

及鐸至，遽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欲官之，遽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
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
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上因覽羣議，謂隔斷於表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為孝，乃探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為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享，每歲正月擇日行禮。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勑中書省臣曰：鄂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

以人合天
以制準幽
一理貫微
臣，欲作何事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番浡泥國入貢。賜以金幣

按浡泥在西南海中。景秀地廣。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霧濕甚濃。不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

生極藝織纖絁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稱樂土矣

九月免浙江秋糧以去年水災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蘊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

司文書駁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爲通政使○宋濂來朝
越十四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自是日侍 上遊恩禮
備至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
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
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
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唐制右社稷左
宗廟行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申爲上
祀其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 上冕服乘輿

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觀心亭成上臨幸召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改作

大內宮殿成

其制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閎壯矣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

如其人如其人

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决可否○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卒

愈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訃聞　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車駕臨奠親擇葬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戎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寧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人郡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illegible]

事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眞鳳陽人國初從來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而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眞大罵曰若爾害我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驚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眞從行軍士上 上曰眞處危難秉意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日班超葬骸志邁雄師時眞子瓛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以報眞功

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衛戍守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〇皇孫允炆生

十二月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上諭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効有成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耿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請奉先殿告仁祖淳皇帝

今時爵祿資格何耶

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議減鹽價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桂彥良爲晉王右傅○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

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葬 皇考妣即今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念劉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爲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illegible]康還貳臣子護書國子監○命東宮文學

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楊台海溢○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按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貪[illegible]耕沙草木繁茂決上宜穀無蔬果其俗上下親狎無忌奇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煮海為鹽釀椰為酒產片腦諸香花錫物百花在海中依山為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產紅猴龜倚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時國王刺丁刺者望沙亦遣入智亞壇來朝貢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 恩祖從子為駙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栢為湘王 胡順妃生王明敏好學能文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 桂為豫王 後改封代王國大同娶徐達女為妃 武寧王女 楧為漢王 後改封肅王于甘州 植為衛王 韓妃所生後改封遼廣寧五衛盡先用給王就王得延邊出塞練簡士馬

己未 洪武十二年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精祭迄冬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飆慶雲光彩煒燁。上心甚悦。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物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悦若有饗荅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

論曰我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神明博考經文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降于周經我則郊焉而備 仁祖太公遵于洪祀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舉欽諱嘗之義蓋酌古今適幽明殿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鳳韶諸君子

皆能兩興爽明取衷萃渙餘之儀式以授祠官鮮質之
器之未盡復古聖工之舊而矯誣妖誕奇袤必屏諸不
在祀典者則不嫌稍涉與防之亦可謂卿贊聖獻一
洗汙俗矣豈非淵長之淵烈于九經裴常之功數于二
王時與勢實然要必效谷三禮了四所睽
而生于百年亦爲迂遠而淵于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籠山南置洮
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

三月樂鳳韶爲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
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蘇州
特典
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
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特賜

聖祖大資收欲不棄况陶一時偏見或推以莫言以作太子之

學官李思邈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敕諭國子師儒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于所學俾功名立于兩間斯誠為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邈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侍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翊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撰本字誤一併以偽

附　明末之谷貢以然許緘得刊解

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親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愼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窮其終始，則艱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先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分[illegible]年以仍舊史，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illegible]

大斷制

遠人來歸然不復強兵隨後事者　聖祖有見而然邦之辨證從定之患得然然後矣

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其葬塑像祀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詐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北平久不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　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命都督指揮征大寧

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蜀寇彭普貴等平之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其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其地分五畿七道

民代人有 [illegible]疑 [illegible]台[illegible] [illegible]八其那 [illegible]人

三是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
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屬焉漢滅
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
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
名更號為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
屈紒皆跣足間用履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其產
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
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甚欲得
童男女錦繡絲綿磁針 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
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
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
使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 上又遣僧
祖闡無逸開諭之丁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
掠溫州府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
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
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
扇等却之令中書遣文責之九年遣僧圭庭用等來表
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口良懷
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
貢無表文命却之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齎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

與本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
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叢
仕官會則序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
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
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
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
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
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
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
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眞
知諫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與

治之要。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鑿渠
引龍首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賢
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
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
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
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
飲鴆死

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事
陳友諒陷撫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illegible]

皮海同實
陸司遂至
[illegible]
而其毀之

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一足於是變姓名寂跡江湖時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有求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誓不復生嘗懷鴆自隨曰有强我者當以死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强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歎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廸爲翰林編修○番禺知縣奏言廣東鎭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　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　上察其然劾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爲引見　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爲胡惟庸

忠於君子果其然乎

天賜可以保安。聖駕不然幾落其彀中矣。劉誠意之先見然無臨之忠青譽少監

壽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亂聞其實，因責廣洋欺紿，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勅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死。

訪求卜筮人、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胡惟庸謀逆謀已定，詭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西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出，雲奇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檛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向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擒。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歲致祭，仍給灑掃戶六人。

也矣謀可
為三不務
畫罪心邪
之人大惟
不可一日
落其手

惟庸自擅意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權威廣
聯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之徒趨其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惟庸奸恣不
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己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
昔劉基亦言惟庸不可用知而銜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
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之妻善長從子相結權
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令
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
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
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密
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
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
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涂節乃上變告時
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 上命群臣更
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涂節本為惟庸謀
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群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起
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

太祖何貴于諸公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

賢明聖母

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學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博極羣書名滿天下文傳四夷而于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潜溪集芝園集龍門子無相憲語等書傳于世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
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
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
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
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一

蘇州賦役雖減而較之他郡尤爲頗重民多弃田逃未以縱偏税光生齒日繁地力若于不給米珠桂薪即豐歲猶如飢饉倘有災荒吾不知其所終矣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十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 上積其城久不下、怒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倂如其數爲定税、故蘇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故元國公失廝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

境𡚁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擣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令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

諭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煑海爲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

清鹽法之本計

使賢人不自辟其道

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為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為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漷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奮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守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城之不易首滌

哉天亦不容者哉之嚴

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
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
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
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
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侍臣曰曩者奸臣聚歛稅及
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
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
恭讓爲漢陽知府
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
徵常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蠲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趨

臣戒錄

真事天之實

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謹初廷嘗遣使下縣取民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坦免已責廷蘭獨為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泰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時胡惟庸事敗　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權倖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震奉天殿　詔停齊潭二王府工時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州豫章侯胡美董建潭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　太祖者

何等光明
何等謹慎
品行至此
此人所罕

置諫院官唐鐸為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内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人父母既没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善長等屢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復京官家○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内　上以黄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徉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

昭告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
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敬爲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淵爲夏官
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並賜坐講論治道且令
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
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
民衆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壞政以干邪憲
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
職任相與圖治宜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
若乃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illegible]之王

十二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倭擾○詔刑[illegible]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illegible]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朝[illegible]遣還

按爪哇即古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居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國國王宮磚牆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藤花簟蹲踞而坐民居茅茨磚床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身披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縛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顔色黝黑猱頭赤脚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唼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迎娶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其婦裸

被髮跣足莎嵌絲帨戴被金珠纓飾寶珠衣有水葬火
葬二葬椎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臘
郎沉香蘇木檳榔木香貝倒挂鳥綠鸚鵡紅綠白鸚
鵡門鹿門猿猴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百
人納元所授宣敕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爪哇要而殺
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至永樂間
復通
中國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
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驚遁
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
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掩襲
面克嵩州高州詮寧諸部遁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幷其部

象而還○上諭吏部臣曰[illegible]非其[illegible]則不[illegible]

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illegible]

正為難耳　上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illegible]

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論禮部臣曰人君操

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罪

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

乃為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

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

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

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

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

以散爲聚人主之言

○編賦役黃冊

編黃冊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鄉百戶分爲十甲。成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甲十年一週。鄉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送爲定[illegible]

至公至均之法

不特辨夫

十二月，以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湜金華蒲江人，鄭綺八世孫，世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奏指為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往。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伯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爲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宴賜酒食，擢為參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按讀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郡，帝業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征稅，至是又特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征夏稅秋糧。嗚呼，聖祖所以優卹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繇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

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四月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舊勞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竭

勠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輩
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
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
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
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
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
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
脫峒諸處 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勑廣

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交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宋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末年管內大亂衆推豪帥丁部爲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燇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交南不至明興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日煃卒弟日熞立日熞卒子日錕嗣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煒嗣王叔明者煒兄也專國政至是煒遣使來貢　上惡其悍詔責之　北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至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獷悍喜鬭不解耕種椎髻剪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跣倜儻好謀躁行人渾身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富良

江爲大產金珠瑇瑁珊瑚瑪瑙諸香蘇合油胡椒犛牛黃犀
象兕白鹿猩猩佛僧白雉翡翠蚺蛇孩子[illegible][illegible]蜜
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
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
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巳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
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
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幷觀蠡測自以爲大無
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
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
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

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尤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擒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上勅賜慰勞賜田

聖明神武天定諸將用兵次第無不依方略前所謂遠近其機十矣

庶。時天下大定。邊境肅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貢。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

恤刑

此論最是

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旣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爾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

志禮何稱存與請稱臣[illegible][illegible]從之
十一月出召吏兵二部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兼[illegible]
文武兼備。後世儒流判、士習分、服達掖者不閑武畧。被甲
胄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
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爲規
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
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
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
安瓚羅鬼、苗蠻紇狫、聞風迎降。○時閩廣多盜、命南雄侯
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

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誅平福安縣亂
冦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 上震悼輟朝親爲文祭之
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
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
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成
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
大路四塞衢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
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
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

前廿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驚懼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旣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衆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

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揭烏撒諸蠻元右丞寔卜闗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寔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嚴鋪方具蠻冦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寔卜合勢迎戰我衆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蠻衆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

九奏成　華夷譯語　敕天下舉賢

節次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長俱皆置府。

附○是年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大寧。

壬戌　洪武十五年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壯，七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編類華夷譯語成。

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命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攷，紬切其字，以諧其音。既成，命刊行之。自是使臣往朔漠，皆能通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汝南侯梅思祖署雲南布政司事，張紞爲左參政。○沐英等率兵掠澂江、臨安、沅

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三關險要土酋段世閉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久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殺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論雲南諸夷部曰畏者寬直[illegible]

綱紀誅殊縱横朕提師康興之並暴十有三年然後[illegible]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不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〇改國子學為國子監〇左春坊正字魏德壽乘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禮幣聘之〇前太子正字晋府長

史桂彥良入朝獻爲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上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恭紀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十五年而蠲租之詔凡十降天下自漢文帝而降未有愛民如此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敕使任本州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供役之法

聖祖為本清和源道一時近臣莫能到

覆案舊藏大篇共伏前存臨其境戶人無非關快

畢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左德奏自元世祖至癸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税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右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覆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先是罷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用囚繫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問擬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鞫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為是且武夫粗暴其於治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勅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勦除諸郡蠻冦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

首三萬餘級餘黨悉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戸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擾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鉄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
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
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
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
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
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
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
以次講畢　上諭顒等爲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
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爲講說反
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罷○廣平府

舉加嚴處而言者不止利之所在即身行所不顧耶

愛祖之心與革相符

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鑪冶鐵　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舉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餽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

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彼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以開濟為試刑部尚書

濟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用薦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耕發未終至是始復入覲故超擢之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

又備見於
讀之大

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蘄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貞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甚謹，姑在道遘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閭中，欲遷合葬，下勞瘁凡五年，不能歸。事聞，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

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査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按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用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處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於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於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本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按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拆枯，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爲定制。

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嘗製衣裳，餘帛緝爲巾褥，織工治絲有荒纇遺棄者，亦俾緝而

太后聖善雖數不盡所稱以啟后猶深為難不皆救人君勸此其諷貴尤有大過人處

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富高天地借物也 后初未有子嘗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撫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尊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辭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審濟之以寬仁 上前殿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衆下正好待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骨肉親任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殺之甚切遂得不死止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太學還 后問太學諸生有攜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為永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

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 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强弓弩於

城上賊至輙射之徃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據詐將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遣驍騎一萬遷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衆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晋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寺

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擇名僧輔諸王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于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而文皇自求廣孝于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皆贊其之謀也永樂初爲僧錄司左善世經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復其姓名覓不蓄髮娶妻卒
封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太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宴時天寒
長 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
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 文皇大喜及
將舉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
期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
忌也廣孝對曰 聖殿下是篤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
勢須起兵豈不先知今日有
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
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
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
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天下徵聘遺逸鄭等固皆賢矣
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鄭者其悉舉以為朕用務是[illegible]

寧阜縣儒士張寘以黃裕[illegible]虞復遣使徵之仍賜爾等鈔人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拒限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𥃑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不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

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倘等復固辭，一日勑賜放還。

殷潤詞林記序道甫曰：粤自商山茹芝，其鴻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思誠勑賜，倘途被寵歷爵，餘首安卓藩輪鄭，竹帛所書，圖書所傳，何以加焉。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闕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朝罷，召侍從儒臣講論告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

議刑字未
允貴簡明

沉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二月吳沉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見其名特開釋○孝陵成封都督

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駙爲監察都御史。

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當邊備，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此兵食所以足，夷狄所以畏，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皇明從信錄卷七 終